

第十七回 老封君觀詩憶子 小公子得意回鄉

卻說邵卞嘉和樂與人匿跡於施宏德之家，春去夏來，秋還冬往，轉盼之間，過了十四年。到十五年春，正月初旬，李虛齋來望他，一見面便稱賀喜，說：「貧道夜視天象，奎光柄於紫微之間，應賢人得志之秋，僉王消志之日，二公俱可以出頭矣。」當下就請他離了地窖，在廳上來坐。李虛齋對樂公道：「賢喬梓氣色煥發，秋間並有佳音，即今當往貴省一看家園，星夜作速進京，明公准於淮陰一路伺候綸音，今可即先北上，功名垂手可得。」賀道：「同邵卞老游吳越間，訪有二兄消息，冬盡春初，或者得晤明公子越地，也未可知。」遂選吉日與施宏德設祖帳於郊外，痛飲一番，灑淚分別。樂公往福建，到家數日，便同樂志彬北上，同家小在維揚居住，打發公子入京援例進場。到十月中，已知志彬中了，自己遂授嘉興兵備道，竟領憑赴任不提。

卻說邵卞嘉遂令家人陸懋，星夜往長安，探望家鄉如何光景，就進京打聽朝事如何。陸懋領命進京去了。那邵卞嘉同李虛齋見風和日暖，遂乘船遊覽江山之勝。船到金山，見夕陽西下，新月東升，兩人遂登山投宿僧房。次日遍遊禪院，見一精舍，封固甚密，詢諸寺僧，虛白道：「此乃霍尚書停柩在內。」

卞嘉失驚問道：「是幾時寄頓在此？」虛白道：「是十四年前，有位老夫人，同兩位小姐舟過此地。聞說是什麼降貶的家屬，居住廣東去，因此種因，在這間房寄頓此柩。不意一去數年，杳無音耗。可煞作怪，一向平安無事，近來兩三月間，裡面常聞吟喝之聲。傍晚有不怕事的，在門向裡張探，見有烏紗紅袍的官兒，屋內侍從之人，擁滿一堂。那人嚇壞了，回去大病一場。從此外面封固，等閒也不敢走進此屋左右。」卞嘉道：「這就是為我受累的霍道翁了，決要開門一看。」虛白道：「相公不是戲耍的，若沒甚緊要，不開也罷。」卞嘉笑道：「天大的事，有邵某在此，斷不遣累師父。」虛白無奈，只得取鑰匙，交與卞嘉，自開門去了。卞嘉叫阿壽開了鎖，推門入去，見中間停著靈柩。一張小桌上供了靈位，寫著故兵部尚書道庵霍公神位，旁寫孝女春暉，甥文新奉祀。卞嘉看了，先遜李虛齋過，然後倒身下拜道：「不意長安分袂，遂成隔世。皆邵某不才，遣累知己。倘九泉有知，能無怨恫。」遂叫阿壽渡江備辦祭筵。又見壁上有詩一首：

蟾宮獨步正佳秋，忽際春風改跡游。已撤椿萱魂欲斷，又虛琴瑟淚長流。

喜隨山佩乘東魯，憂接天恩下鳳州。

萬縷愁情誰似也，一江寒水向東流。

卞嘉讀完了，想詩中之意明明是十州口氣，細看字跡，亦與十州無異，又看牌位的字，也是他筆跡。心中暗想：「這字明明是我大郎的手跡，難道他就在霍公處棲身不成。」少頃阿壽挑了一桌祭筵，擺在霍公神位前。卞嘉三行拜奠，淚如雨下，焚帛之後，收了祭筵，即同虛齋享了，又送白金五兩，與虛白為香燭之資，自回鎮江府不題。

卻說春暉小姐，自文新去後，過了一年，小春已長成七歲。春暉命霍忠置辦一色書籍，親自訓誨。才到十歲，五經皆通，取名霍繼祖，春暉自教他作文。一十二歲，已是三場通透。一日，後門住的老園公走來時，對霍忠道：「俺家馮爺和夫人來望你家小相公、老夫人哩。」霍忠忙入內報與夫人及小主人知道。你道這馮公是誰？就是那都御史馮迪庵。他為邵卞嘉父子之事，盧杞把他同歐陽漸俱罷官而回。那年霍忠入城尋寓時，偶然問著他管園的周老，稟知馮公。馮公也知道霍公為著邵卞嘉之事，有心要照顧他，恰好有幾間空房在那裡，所以一說便允了。霍夫人迎進去，關好中堂，內外隔絕，從無人見霍家內眷的面。馮公曉得霍家治家嚴肅，不好來動候，只常著人送些盤盒進來。這幾年來忽聞讀書之聲，通夜不絕，心中十分詫異，差人訪問，卻曉得是霍夫人外孫。令婿又不在家，聞說是霍小姐親自教子，一發奇異。故今日特來要認那好讀書的學生，因同夫人來候。霍夫人當下讓霍繼祖迎接馮公人來，作揖看座，晉接之儀，絲毫不失。馮公暗暗稱奇，坐定仔細把他一看，好個俊秀郎君，如王侯的一般。又想這樣年紀，舉止中節，好學孜孜，但未識胸中如何，便欲試他一試。因是乍會，不好多講甚話，馮公略略問他家中之事。繼祖也只致謝馮公照拂之情。後又講些閒話自別。馮夫人進內去，相會霍夫人春暉。彼此盤桓半日方歸。次日馮公差人送個通家待生的名帖來，請他便飯，就同他公子馮翊，出個題目，同試一試。卻是詞瀉江湘、氣吞鬥牛。馮公看了，大加稱賞。嗣後常請他去會課。

到了庚子年，霍繼祖是十五歲。其年是科舉年，遂得進學，儒士科舉。進場高中是十七名，馮翊中三十五名。赴過鹿鳴宴，回家拜見霍夫人，春暉喜之不勝。此時間之大赦，可以回家，馮公親送公子進京會試，就一路送霍家家眷回籍。自潮至越，不上兩月已到嘉興府。霍夫人回到家裡，門閣不改，家業荒蕪。賴有霍公舊識等相助，並有許多親戚，故一時黃公夫婦玉娘翠樓都同來探望。霍夫人命繼祖拜見姨公姨婆，黃公驚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霍夫人在簾內答道：「是小女春暉之子。」黃公又問：「甥婿何人？」霍夫人道：「是長安解元邵十州。」黃公道：「何時做下這頭親事？」霍夫人道：「根由甚長，容日細陳。」黃公又問：「文新如何不見？」霍夫人道：「亦有緣故，總俟異日詳稟。」遂命繼祖在外相陪。這裡黃夫人和霍夫人相敘衷曲。玉娘翠樓與春暉相見，哭了一場，忙問文新何往。春暉扯玉娘到半邊去，將父親舟中配合，到底生子，及要尋親別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並小春僥倖得中，細述一遍。就喚繼祖進來拜見玉娘。繼祖朝上拜了四拜。春暉又命拜見翠樓，翠樓再三推遜：「沒有這理。」春暉正色道：「我今三人總是姊妹，我之子即姐姐之子，姐姐若不以我之子為子，將視其父為何人耶？」翠樓見春暉說這話，方受了兩禮，把住繼祖，兩人相了又相，見他狀貌與文新無異，不覺觀此思彼，掉下兩行珠淚，引得春暉也淒然淚下。霍夫人就請黃公陪馮公飲酒，留馮公一同住下。老姊妹兩人把手久別相敘，就把文新之事說明，黃夫人不勝駭異。

次日黃公先回去。過了五六日，馮公催促起身會試。霍繼祖拜辭祖母及玉娘等。春暉把文新所作《雪梅三集》付與繼祖道：「此是你父親所作，你可帶往都中，一路訪問長安邵解元十州，便是你父親，兩耳有穿痕為記的。」

繼祖拜受了，自一路同馮公子進京會試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